

宋玉生 著

我的

岁

和

白

色

惡

魔



我的 28 岁和白色恶魔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 28 岁和白色恶魔/宋玉生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ISBN 7-5006-4074-9

I. 我… I. 宋… III. 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8586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6.75 印张 6 插页 140 千字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0 册 定价 15.00 元



写作中的作者



曾经是一位武警战士
和妻子孙薇在长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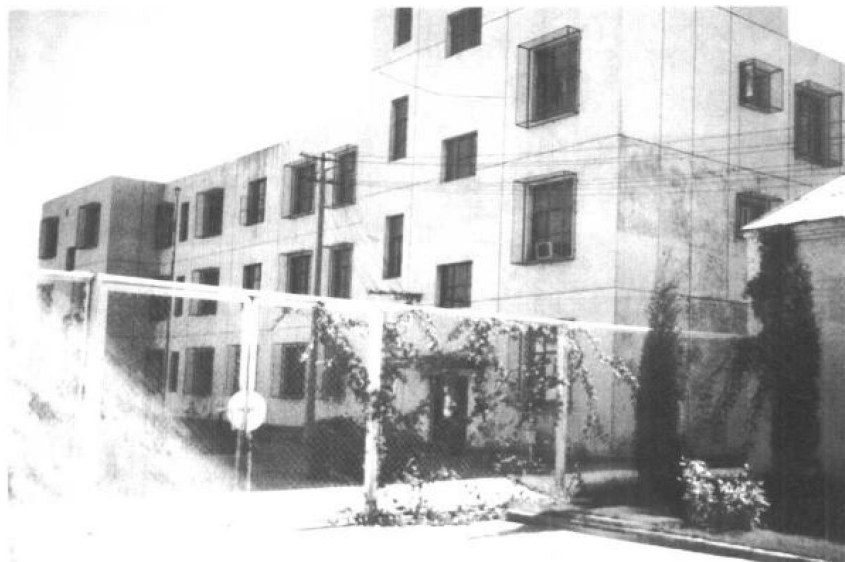
初染毒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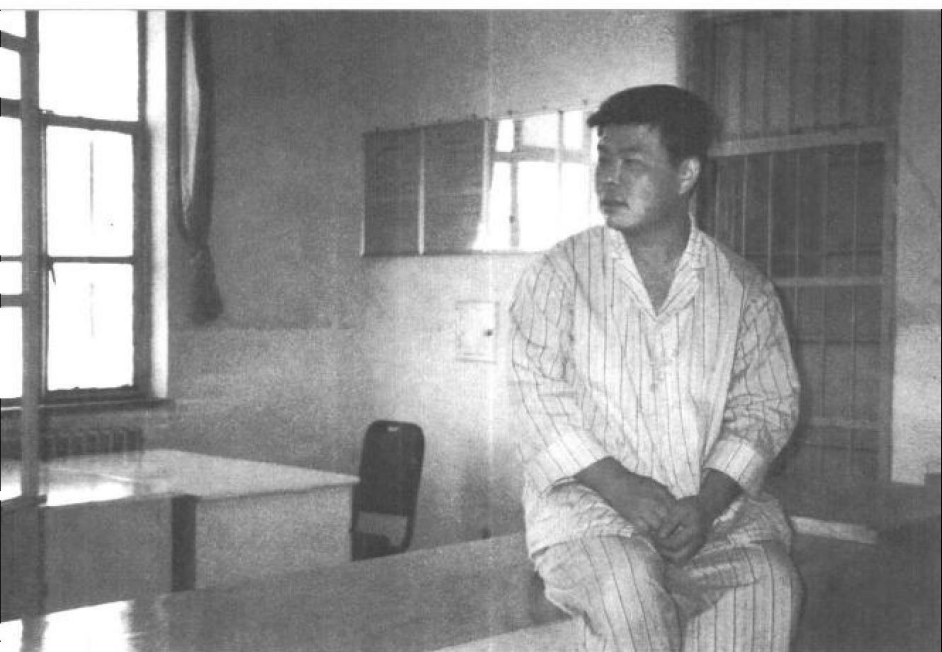


渴望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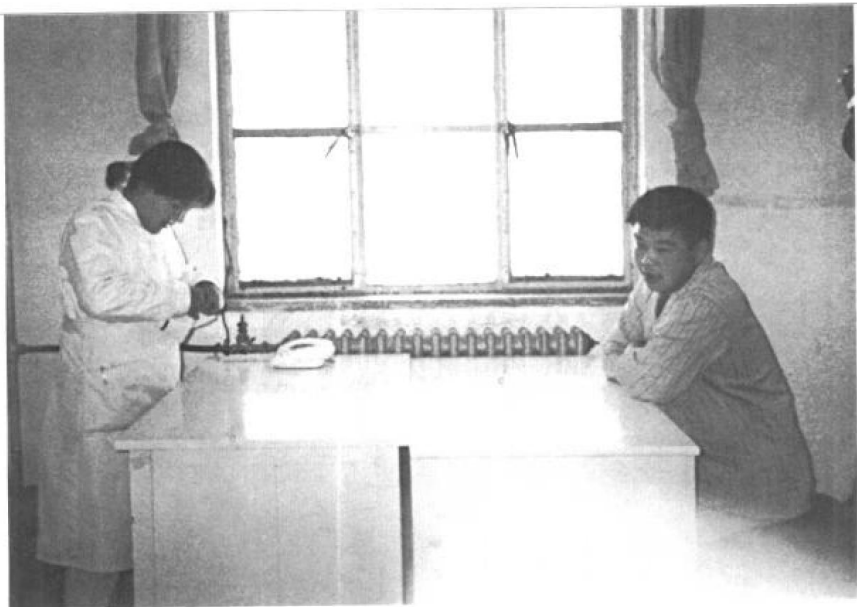
再生之地

戒毒所





往日的苦辣酸甜



与护士长交谈

与刘大夫交谈



二进戒毒所



三进戒毒所



在戒毒所锻炼身体





新
生

目 录

- 一..... (1)
- 我就是不相信这东西能把人控制到这个地步,我有了想试一试的念头。
- 二..... (7)
- 有一天,我洗完脸站在浴室的镜子前一照,发现自己整个人变了。
- 三..... (13)
- 妻子问我打算怎么办,我想了一下对她说,那我去戒。
- 四..... (16)
- 刘大夫说:我看得出来,你有点犯瘾了。
- 五..... (21)
- 她们俩让我把含着的“美沙酮”吐在桌面上,然后用香烟在那橘子汁似的药液上滚动着。
- 六..... (27)
- 我连忙说:王哥,让我也抽两口。他对我一笑:你小子鼻子可真灵!
- 七..... (33)
- 我拿出五十元钱放到桌子上,说给我来一包小的好吗?

八 (42)

她盯着我问：你怎么出那么多汗，是不是又抽
上了？

九 (51)

卧室里充满母亲与妻子的哭声。

十 (57)

他见是我笑着说：我就知道是你。上次才住
几天呀，能戒才怪呢！

十一 (67)

毒瘾没了，药也不再喝可心瘾太难受……

十二 (76)

高亚朋望着我，沮丧地说：没戏了，她这次是
认真的。

十三 (82)

一会儿，进来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人，她迈
着小步慢慢走到我对面坐下。

十四 (86)

我朝妻子笑着说道：放心，我不会跟别人胡聊
的。

十五 (94)

我问她：这海洛因对人的大脑怎么伤得这么
厉害？

十六 (102)

我回想着她的话，咬了咬牙，心想：这次我一
定戒了，好让你们也看看。

十七 (110)

我用手抓了抓，一看是蚊子咬了两个包，一种欣喜若狂的感觉顿时涌上了心头。

十八..... (117)

我问妻子：这次我要是戒不了，你会不会离开我呀？

十九..... (125)

出去后，外面的人能像他们一样鼓励我，那该多好呀！

二十..... (131)

我开着车带着妻子，像出笼的鸟儿一样离开了戒毒医院。

二十一..... (137)

看到他把那股白烟贪婪地吸了进去，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一下子就钻进了车里。

二十二..... (144)

他问我：中午你不是刚抽完吗？怎么现在又难受了？

二十三..... (153)

妻子哭着说：不成咱们再去戒呀，这回一定能成功的。

二十四..... (165)

刘大夫见我来了，惊奇地问：你怎么又回来了，上次戒得不是挺好的吗？

二十五..... (177)

她看起来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灰灰的面孔，眼皮很黑。

二十六..... (187)

我心里默默地想着：我得永远记住这一天。

二十七..... (192)

只见大夫用一根小铁棒伸进了我的嘴里，问

我：哪颗牙疼呀？

二十八..... (201)

我摆了摆手对他说：你还是包好了自己抽吧。

二十九..... (205)

我懂得了生活的真正意义。

我就是不相信这东西能把人控制到这个地步，我有了想试一试的念头。

一九九三年底，经过四年的武警部队的生活，我复员回到了北京。四年的艰苦训练，使我身强体壮；有时看着自己在部队时的照片，心里总有一种自豪感。北京也变了，变得比以前人更多了，霓虹灯也比以前更亮了。社会经济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经济，钱，也比以前的作用大了许多。

我还没等四个月后的复员分配，就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当时投资少、见效快的职业——出租车司机。好我在部队服役时，部队为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让我学会了开汽车，复员时驾龄也正好够。我用手里的复员费报名参加了出租车司机资格考试，顺利地获取了出租车司机驾驶资格，于是，我又用了五千元钱租了一辆小“面的”，开始干了起来；每天下来能收入三四百元。自己干得狠，拼命地赚钱，夏天天气很热，“面的”就像个蒸笼似的，但我也一样忍着。

当时和我一起复员回到北京的有五个战友，有两个在公司上班，一个在饭店保安部工作，另外一个考上了警察，成为了一名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光荣使者。我们的关系非常好，彼此间就像亲兄弟一样，我们几个约定，每隔一

两个月就要聚一次。每次大家在一起畅谈着在部队时的日日夜夜,以及发生过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真好像又回到从前一样。

一九九五年初,同学李艳过生日,她把我们都喊了过去。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桌对面坐着一个陌生的女孩。她短短的头发,五官清丽,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

经李艳介绍,我知道她叫孙薇,而且更让我惊喜的是她也刚从部队复员不久。因为曾经都是军人,所以我俩很快就熟稔了,再加上李艳热心地在中间穿针引线,我俩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一九九六年的七月一日,我俩顺利地办理了结婚手续。我俩商量好努力工作,攒点钱出去旅游一次,和外地的战友再次欢聚。

我开着那辆“面的”一千就是两年,直到那车该报废更新了,我才又在另一家公司租了一辆“夏利”,收入也还不错。

有一天出车,我突然遇到了以前的一个同学王建。他女友扶着他在街上散步。以前在学校上学时,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的,我下了车站到他面前。他抬头一看是我,也很高兴。我仔细一看简直不敢认他了,只见他的面色灰黑,说话的力气也小。我还以为他生病了。后来当我再三问起他怎么这副模样时,他才说他吸上“毒”了,正在戒,很难受。我心里一惊,真不敢相信以前那么一个漂亮的小伙子,如今会吸上毒变成了这副模样。我问他现在在干什么呢?他回答:“开了个餐厅,生意还可以。”还叫我有空去坐坐。分手后我心里一直不是滋味,真想不通他怎么走上了这条道路,以后又该怎么办。